

随思录

桥：彼此的抵达

范 眇

刚刚闭幕的G20杭州峰会，会标用20根线条描绘出桥形轮廓，线条两端没有封闭，而G20的“0”则与桥洞形成契合。它不代表任何一座具体的桥，只是一个符号，更多的是指向性，是连接双边、构建对话机制的载体，很好地诠释了G20杭州峰会的精神。

桥是杭州的文化符号。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笔下，杭州是一座万桥之城：“环城诸水，有石桥一万余座”，融汇古今，蔚为大观。我国最早的桥叫“梁”，梁是跨越的横杆。《诗经》中有“迎亲于渭，造舟为梁”，意为用船编成的浮桥。“梁”和“桥”字中都有木，最早的桥梁应是木制的，之后出现了木石组合的桥梁。石拱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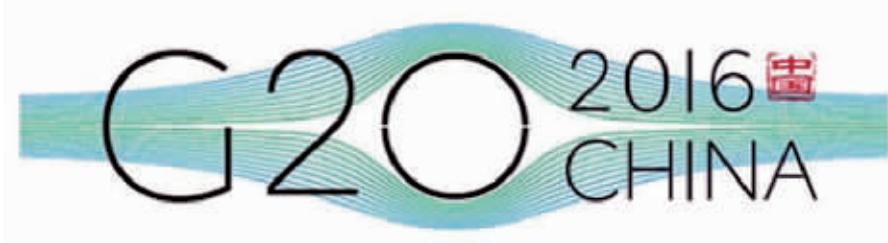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国桥梁史上出现较晚，但拱券结构一经形成，便发展成为富有生命力的一种桥形。西湖上，断桥、西泠桥、长桥、苏堤六桥，特别富有美感，半圆形，像一张弓，又像携手相合，以示敬意，迎接过桥的人。

杭州留下许多桥梁珍品，浸透着江南韵味，凝结着世代匠心，点缀着美丽湖山。但古人却无法在钱塘江上造出一座桥，“两脚跨过钱塘江”是杭州旧时谚语，用来讽刺说大话的人。《史记》里有“三十七年十月癸丑，始皇出游……临浙江，水波恶”。虽以始皇之尊，也只好绕道而行。如今，钱塘江上已是一座座钢铁大桥飞架，雄伟壮丽。钱江两岸，流光溢彩，每一座桥都敞开胸怀，迎接四方来客，杭

州开启崭新的“G20时代”。

宁波城厢，昔日也是河道纵横，桥梁甚多，是座由各式桥梁串联而成的“水城”。昔日，农历正月初八、十四，市民有“走桥”的风俗。谁能不走回头路，过桥最多，谁就是胜者。如果没有这些桥，要走多少“盘香路”啊。如今，宁波的桥不但跨江跨河，还能跨海。杭州湾跨海大桥伫立天海间，联通长三角，海上距离36公里，是嘉兴与宁波的距离，是过去与现在的距离。桥梁专家茅以升曾设想，不久的将来，如果能在亚洲和北美洲的白令海峡造座桥，这是完全可能的，就能把五大洲统统用陆路接通起来，到那个时候，坐上汽车就可以周游五大洲了。

什么是桥？我想，其一是连接



此岸和彼岸；其二是固定的；其三桥上能行车过人、桥下能过水过船的；其四桥面是连续的。其实，也不尽然，广义地说，能够彼此抵达就是一座桥，而我尤其喜欢“彼此抵达”这个定义。河边大树，被风刮倒，横跨河上，就是一座梁桥。能使过河，船也是桥。浅水里的石磴，排成一线，直达对岸，就是“汀步桥”。

宁波援建青川时，看到援建地没有桥，学生上学要趟水过河，雨天常被阻断，就帮助他们新建了25座漫水桥。有首民歌唱道：“送郎看见一座桥，手把栏杆往下瞧。情哥今日回家去，切莫过河拆下桥。”桥是连接，桥是抵达；拆桥之举，为人所不耻。只要能够彼此抵达，就是一座广义的“桥”。如今，宁波建了地铁，那是

入地的“桥”，而火箭则是上天的“桥”。

G20杭州峰会，向世界描绘了站在新起点的中国，描绘了一座通向世界之桥——在创新中开辟增长源泉，在开放中拓展发展空间，在联动中凝聚互动合力，在包容中夯实共赢基础。“中国担任G20主席国，为处理全球治理和大国关系问题搭建了桥梁。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文章这样评价G20杭州峰会。此次峰会，中国邀请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会，同77国集团、非洲国家、最不发达国家广泛对话，广纳良言。大家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，只要彼此抵达，距离不再遥远。G20杭州峰会就像一座桥，连接着世界，成为经济发展之桥，国际合作之桥，未来共赢之桥。

心变活了，人变得特别活泼，就是“精变”。现在是一个“精变”的时代。“精变”的推手，是名利二字。“精变”，可以往好变，也可以往坏变。往好的方向变，比如创造发明多了，生产效率提高了；往坏里变，就是一句话——让自己的利益扩大化，损害别人损害国家都无所谓，只要让自己活好就行。人的内心欲望膨胀得太厉害，导致越是单纯的人，在这个社会里越感到不自在。

——写出过《乔厂长上任记》的作家蒋子龙

成为科学家不难，难的是想要踏上科学之路，你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完成二十多年的求学之路，接受漫长而严肃的科学训练，这一路没有鲜花和掌声，也没有功名和利禄，陪伴你的只有孤独的求索和坚定的内心；其次是要做科研是一项竞争非常激烈的工作，你做的事情要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创新性，只有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保有强烈的好奇心才能坚持下去；最后需要接纳的是即使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队伍，也不一定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果，中国有8000多万科研人员，能被公众广泛知晓的仅仅是凤毛麟角。

——行星科学家、卡尔·萨根奖获得者郑永春

我觉得我们的好多政策争论，都是因为没有分清楚什么是周期性因素，什么是结构性因素。没弄清楚的话，下药就容易下错。我觉得，承认这些因素存在，对我们制定正确的政治经济政策，是非常关键的。经济周期，特别是下行期，并不可怕。就像我们人都有兴奋的时候，跑得更快，但你也会生病，生病要干什么？你体内有细菌、病毒，你要跟他们斗争，把他们给消灭掉。经济也是一样的，下行期就是因为生病了，生病要干什么？要排除掉那些低效率的企业，我们现在叫它们“僵尸企业”。

—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

老话新聊

看戏要看梅兰芳

桂晓燕

老宁波都晓得一句老话：“看戏要看梅兰芳，看球要看李惠堂。”李惠堂阿拉前些日子聊过了，他是名震天下的“中国足球第一人”，曾与巴西的贝利、德国的贝肯鲍尔等并列为“世界五大球王”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梅兰芳。

不管你喜不喜欢京剧，作为中国人，大概没有不知道梅兰芳的。他位列京剧“四大名旦”之首，他创造的梅派艺术，令多少人为之倾倒！人们陶醉于他在舞台上的精湛表演，但不一定了解他在书画等其他艺术领域的深厚造诣。前些年，笔者曾采访过率团来甬演出的梅兰芳先生的儿子梅葆玖。作为梅派嫡派传人，他认为，他父亲笑傲江湖的“梅花宝典”，除了勤学苦练专业功夫外，一靠提高多方面的艺术修养，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；二靠不断对京剧进行改革创新，令观众时时耳目一新。

例如，在梅兰芳新编神话剧《天女散花》中，他饰演的天女，突破传统京剧的造型，扮相服饰脱胎于敦煌壁画的“飞天”，高髻仙袂，长绸翻飞，轻歌曼舞，御风而行，给观众以极大的美的享受。

可以说，梅兰芳的一颗心全在戏上。为什么“看戏要看梅兰芳”？就是这个道理。

再来看看有“江南活武松”之称的武生泰斗盖叫天。别的不说，只说说他“铁骨铮铮”的感人往事：

一次，盖叫天在上海演《狮子楼》。当他饰演的武松从两丈高的楼上纵身跃下，去追杀西门庆时，突然发觉，先跳下去的西门庆没有按照动作设计翻滚到旁边！眼看他就被自己踩在脚下，盖叫天急忙在空中回闪避让，结果西门庆逃过一劫，但盖叫天落地时右腿骨折，腿骨穿靴而出！他忍住剧痛，亮出一个漂亮的左腿金鸡独立，直到大幕落下！

谁知骨折后遇到一个庸医，竟将他的腿骨接反，造成畸形。好一个盖叫天，毅然自己将已经愈合的腿骨摔断，让医生重接，终于重登舞台。还有次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年逾古稀的盖叫天挨批斗时被“压杠子”，压断了双腿。在这种非常之时，他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戏。后来，他想了出《孙庞斗智》，说自己虽然腿脚不便，但演孙膑没问题，可以坐轮车跟庞涓作战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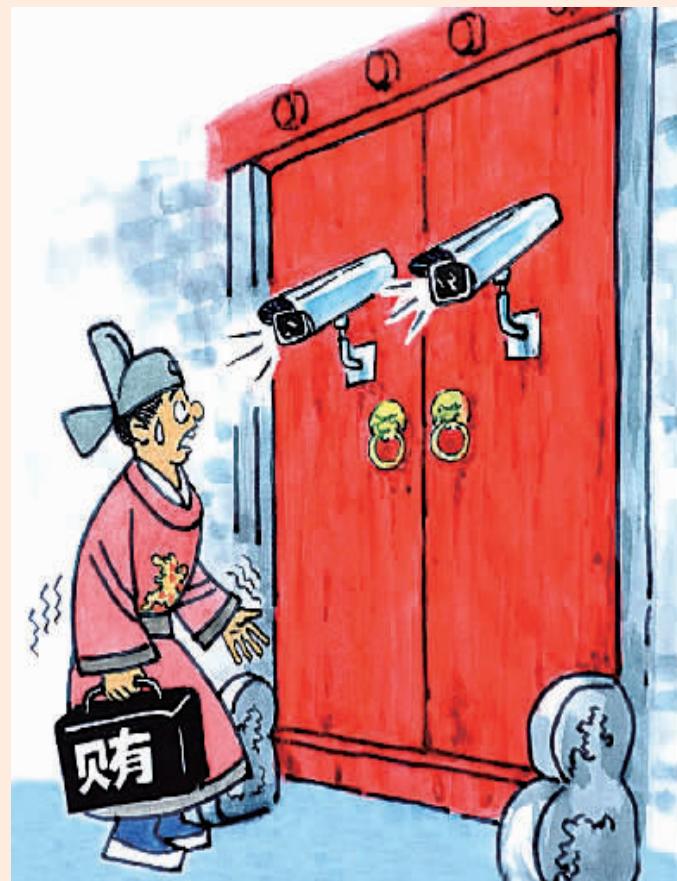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国演艺界，像梅兰芳、盖叫天这样，德艺双馨，孜孜以求，一颗心全在琢磨戏的艺术家，不乏其人。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表演艺术家、公认的帅哥王心刚，为了在电影《南海潮》中演好肤色黝黑的渔民，每天晒太阳，把皮都晒脱了一层。同时代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，多次深入农村，拜农民为师，学会了农村的“十八般武艺”，锄地、割麦、车水、挑担，磨面、劈柴等等，样样拿得起。从而在银幕上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、令人难忘的农村妇女形象。

再回忆一件近一点的事情。

脍炙人口、久播不衰的88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在总费用仅600万元的困难条件下，从1982年一直拍到1988年，整整拍了6年。在200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创作人员不避寒暑，不畏艰险，不辞辛劳，不计报酬，成就了广大观众心目中永远的经典，六小龄童也成为至今无人超越的孙悟空。相比之下，2011年版《西游记》，拍了数月就匆匆收场，尽管斥资一亿之巨，又给人留下了多少印象？

众所周知，如今有不少明星大腕，心里想的不是戏，而是钱；或者说主要是钱。已经赚得钵满盆满，还想越多越好。他们肯花时间深入基层吗？肯到农民家里吃饭吗？肯把自己晒黑吗？能不能也像前辈艺术家那样，让观众赞一声“煞清爽，梅兰芳”？

漫画角



新门神

丁安 绘

社科书架

德治重于法治 重视“慎刑”

——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两大特点

朱晨凯

说起历史，不少人都很感兴趣，像央视的“百家讲坛”，像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等，粉丝都不少。但很多人感兴趣的是戏说历史，如果说起政治制度史，恐怕就有人要大摇其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专业，太“高大上”了，所以疏远。但是，如果你看了青年学者张程的《制度与人情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》后，或许就会改变这种看法。

中国政治制度史讲什么？本书以制度和人情为切入点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讲述了中国历代的政体、政治制度和设计理念、设置和运转情况、历史演变等，并结合大量细节，评判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好坏，解析这些制度所蕴含的智慧。

一些人可能会说，如今社会发展瞬息万变，知道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呢？作者认为，有些政治制度是几千年不变的，像秦始皇时期开始的郡县制、后来的六部制度、科举制度

等。全书分10个专题，分别讲了皇权、宫廷、古代中枢决策机构、中央政务、地方政府、科举制度、官员任免、古代“公务员”、古代军事和外交等问题，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保守性、深度不足、道德色彩和重人情世故。

作者认为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两个特点。其一，古代政治基本上强调“德治重于法治”。政绩考核直接和仁政实行及百姓拥戴挂钩。一对兄弟对簿公堂，父母官一般先不判是非，而是痛哭自省：是我治理无方，才使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结果常常是兄弟俩自觉惭愧而撤诉。皇帝也要经常“轮台思过”，敬畏民意。其二，古代官员也很重视“慎刑”。

司法官专司刑法，或抓人，或动刑，认为这是损阴德的事，尤其判死刑，虽然后来改由皇帝御批，但是官员也得在旁提醒“请皇上三思而行”。这些倒给专制色彩浓重的古代政治制度添了几分温暖。当然，制度终究是制度，关键还要看执行制度的人。作者认为，讲政治制度，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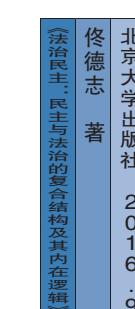
能离开它背后的思想观念。只有知其所以然，才能更好地知其然。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有其核心理念作为灵魂，核心理念决定着政治文化的性质和方向。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演进，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延续性和递进性。比如，古代皇权政治非常注重修身之道。在用人之道上，主张任贤选能，认为让贤者在位、能者在位是治国的关键环节。当然，在古代中国，官员人事制度只是理论上的，随时随地可以打破。因为皇权至高无上，皇帝也认识到人事权的重要性，常常打破成规、绕开制度，直接任免官员。

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，不但有“礼治”“法治”等“结晶物”，在“诸子争鸣”中所形成的“人文与崇圣”“理想国”“君主专制主义”等政治思想，更有古代稳定的政治文化思想。

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社会各种矛盾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，而制度本身的好坏也很难直接下定论。它只有适合不适合。因此，本书所发掘的政治智慧，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，有其历史局限性，但也反映了治国理政的一般规律。



《制度与人情：
中国古代政治文化》
张程 著
陕西人民出版社
2016年3月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2016 · 9

佟德志 著

法治与德治：兼论民主与法治的复合结构及其内在逻辑



中信出版社

2016 · 9

贝淡宁 著

法治政治：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更适合中国

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材

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材